









春秋左傳卷十六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縣侯京兆杜

預集解

皇明

後

學

東吳葛

龜較訂

襄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溴梁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濫入河○溴古闐反軹之氏反

戊寅大夫盟。

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閱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齊侯伐我北鄙。

無傳齊貳晉故

夏公至自會。

無傳

五月甲子地震。

無傳



五月甲子地震

無傳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郟

○郟音成

大雩

無傳書過

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
平公悼公子彪彪彼蚘反
羊舌肸為傅

春秋左傳

卷之六襄公

二

襄堂

肸叔向也代士渥濁○肸許乙反

張君臣為中軍司馬

張老子代其父

祁奚韓襄欒盈

士鞅為公族大夫

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閔官韓襄無忌子也

虞丘書為乘

馬御

代程鄭

改服脩宮烝于曲沃

既葬改喪服脩宮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

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湟梁之會故速葬

警守而下會于

湟梁

順河東行故曰下

命歸侵田

諸侯相侵取之田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

公

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比音毗

曰通齊楚之使

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

晉侯與諸

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

齊高厚之詩

不類

齊有二心故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

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薑勅
邁反

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

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

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

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

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

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

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復伐許

而還。許未遷故。

秋，齊侯圍郕。郕，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

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陁而還。海陁，魯隘道。冬，穆叔如

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

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

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

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

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降其職，使百姓受困，若之憂，而無所止居。此必制反，則音開行。

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降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必利反閔音閉行

戶郎反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及此憂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嗒嗒唯此哲人謂我劬勞

言魯憂困嗒嗒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句古害反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無傳宣公也四同盟○貜苦耕反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春秋左傳

襄公

四

水襄堂

買石
稷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弁縣東南
有桃虛

九月大雩。

無傳
善過

宋華臣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
者以始作亂時來告○華戶化反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司徒印陳大夫卑
宋不設備○朝如

字凡入名字皆
放此印五郎反

字凡人名字皆
放此印五郎反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重直龍反毀其

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詢呼豆反罵馬嫁反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

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

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于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紇恨發反師自陽關逾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秦

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

師送之而復鄆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

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

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

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歿。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杙音弋。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比音毗。易以鼓反。使賊

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廬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

屋後。○鉞。普皮反。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

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也。畀。與。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

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

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聘。恐

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瘵狗。瘵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瘵居世反。一音制。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日。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

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

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問之親執扑。

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

寒暑。闔謂門戶閉塞。○扶恥乙反。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役事也。謳

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禍之本也。善傳。

子罕分謗。○
祝之又反。

齊晏相子卒。晏嬰父也。晏嬰羸線斬。斬不緝之也。線在胃前。羸三升布。苴經帶杖。菅

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羸也。杖竹杖。菅屨草履。○菅古顏反。食嚮居倚廬。寢苦枋草。此禮與士喪禮

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嚮之六反。由苦對反。一苦怪反。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線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

已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即代曹者。宣公。即懿治本罪。而晉困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石買卽是伐曹者宜卽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

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為曹故也。前年衛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執

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

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隊直位反奉芳勇反他日見諸道與之言曰

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

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

雙玉曰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

背盟陵虐神主。神土民也謂數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背盟陵虐神主

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彪魯平公

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先悉薦反後

戶豆反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

羞恥也

官臣偃無敢復濟

偃信巫言故以歿自誓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

溴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

齊侯禦

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

一里故經書圍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

謂防門不足為險

弗聽諸侯之士

門焉齊人多歿范宣子告析文子

析文子齊大夫子家

曰吾知子敢匿情

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

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

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

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侯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

陳直，覲反。使乘車者左實右僂，以旆先。僂，以衣服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

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職。丙寅晦，齊師夜

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

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申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

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

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殿都練反。殖綽郭

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

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

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

夾脰。脰，頸也。脰音豆。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

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縛也。

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舍音捨。

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已卯，荀

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軍下克邾。欒，

歾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邾山。邾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

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雍於用反。范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孟莊子斬其楹以

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楹木名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

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難壬寅焚東

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驂迫還于

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齊侯駕將走郵

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

無久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

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維水

莞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莞音官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去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欲專權。○去起呂反下同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

告子庚子庚弗許

子庚楚令尹公子午

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歿不從禮

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

之業矣

謂已未嘗統師自出

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

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

請嘗之

嘗試其難易也

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

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

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

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

鄭伯伐齊

子張公孫黑肱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二子子展子西

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

山也在南陽犍縣北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

鄭地。○犍尺由反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熒陽城臯縣東入潁。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

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焉子委反馮皮冰反費扶味反雍於用反

右回梅山。在熒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

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渚水故言涉。○渚音雉甚雨

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

之強多歿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

西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歲。董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

西
北
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

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

稱人以執惡及民也。

公至自伐齊。

無傳。

取邾田自澗水。

春秋左傳

襄公

七

襄公



取邾田以澗水為界也。澗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澗好號反又音郭。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

無傳。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無傳。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無傳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無傳

城西郭

魯西郭○
郭芳夫反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魏郡內黃縣
東北有柯城

季火三傳

襄公

三

天復堂



城武城

泰山南
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土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督揚即執視柯也

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曾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

取邾田自濼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濼水北今更以濼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

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

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鞶戰還之賜唯無先轡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

璧馬為鼎之先荀偃瘰疽生瘍於頭瘰疽惡創○瘰丁但反又音旦瘍音羊創初良反

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

濟河及著雍病。日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

鄭甥可。士句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著張慮反。又直慮反。雍於用反。二月甲寅卒。而

視不可舍。目開口噤。○舍戶暗反。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

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乃復撫之曰。

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舍。嗣續也。宣子出曰。吾

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

夏從告。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

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
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
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

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季武子以所

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為名臧武仲謂

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

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

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

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

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歿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

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郭武城傳

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郭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馮聲姬生光以為太子。兄子

顏馮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

號懿聲皆諡○馮子公反宋女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齊侯仲子

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間諸侯難。事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

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

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徙使高厚傳

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光殺戎子。終言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刑雖

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成刑者猶不暴尸。○暴蒲卜反。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

七月辛卯光莊公即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

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驟西其。○句古侯反瀆音豆。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薑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

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驕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

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灑色買反又所綺反。書

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國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

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

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

父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媯居危反圭媯之班亞

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

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

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

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

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

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號。胡報反。一戶乃反。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

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歿。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

殖綽工僕會夜緹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傳音附。食音嗣。僕力侯反。醢衛于軍。

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

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

救。叔向曰。胥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

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

石買。○共音恭。

悼子不哀。

買之子。石惡。

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

廢猶拔也。

必不有其宗。

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澶市然反。汙音紆。

秋。公至自會。

無傳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莊公子

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稱弟明無罪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莒數

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齊與晉平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秋孟莊子伐

邾以報之。

既盟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

楚與兄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二慶陳卿恐黃偏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

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為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與音預 晉

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公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

徵發無準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歿書曰蔡殺其大夫公

子變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眾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

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初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既曰禮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段共公子子石也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

賦魚麗之卒章

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公賦南山有臺

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暉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去所辟席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

悼子甯喜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掩惡名

若能掩之

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

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夏，公至自晉。

無傳。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無傳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地闕

○任音壬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澗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計公年不得有

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子盍詰盜也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

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起呂反下皆同子為正卿

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廢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

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開立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

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

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

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洒西禮反度待洛反而後可以

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

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禮反慶待浴反而後可以

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

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釋茲在茲釋除也

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已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

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

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

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

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

之禍。○還音旋。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

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

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闕，求月反。衣，裘於既反。鮮，息淺反。楚子

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

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欒栢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栢子，欒黶也。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

十四年，欒黶疆逐范鞅。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栢子

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栢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

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剋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成。

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歿。

栢主而專政矣。栢主，樂厲。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厲。

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歿而益

富，歿吾父而專於國，有歿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歿作難。其

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

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

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著直據反。又張慮反。易以鼓反。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

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千子皆晉大夫。

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

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知音智。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

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栢子。其

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今屬大原。室老

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詐。謂不

應出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

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

血。較音角。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

向篤親親。必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族大夫。今屬大原。

向篤親親必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

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駟人實反書

曰聖有暮勳明徽定保逸書暮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暮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

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

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

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說音悅不見叔向

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初

叔向之母如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

曰溪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

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女音汝。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閔之。

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

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闕去聲。

掠音亮。辭於行人。王有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

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

郭外曰郊。無所伏竄。敢布其效。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

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音國。以翼戴天子。其子鷹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

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

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弃書之力而思厲之罪。

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歿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

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轘轅。侯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

緱氏縣東南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

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

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知音智。行戶郎反。蒯苦怪反。皆欒氏

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

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

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

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

比於雞鬪。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與音預。

下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

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隸。隸尚

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

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無傳子。

叔齊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無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

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

書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古禾反。曰焉用聖人

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焉於虔反。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

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使人所吏反。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

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晉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

入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

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

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戲許宜反。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

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

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

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共音恭。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年。謂我敝邑邇在

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差初宜反。又初

佳反。一。七河反。池。直知反。一。徒河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寶。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

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

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奭孟音十奭初略反湎梁之明年湎梁

在十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酒之新熟重者為耐

嘗新飲酒為嘗耐耐直又反與音預閔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

澶淵盟閔去聲又如字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閔無

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仍

也音皮罷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

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

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國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受

欒氏之命。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

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

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為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

黑肱，子張。

召室老宗人立段，

段，子石，黑

而肱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三年盛祭以羊。

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

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

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

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

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

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輶觀起於四

竟。輶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曰君

竟轅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曰君

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

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

讐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

失君臣之義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

也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

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遠子又從之遂歸退朝見

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

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曰何故

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

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生歾而肉骨也已歾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

臣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公孫薑子販普板反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

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

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販子大叔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

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舍音捨求亡妻

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

交怨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交怨則父之
不修益明也



春秋左傳卷十六終

春秋左傳

卷十六襄公

三

上海圖書館藏

春秋左傳卷十七

三

不傳堂



春秋左傳卷十七

春秋左傳卷十七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縣侯京兆杜預集解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較訂

襄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五同盟○

匄古害反

夏邾界我來奔。

無傳，異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葬杞孝公

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以惡入曰復入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

言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雍於用反朝如字

巳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莒
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喪如字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也

禮為鄰國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為于偽反期居

其反

陳侯如楚

朝也

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

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

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

慶氏

以陳叛

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沿城以距君屈

建楚莫放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

遂殺慶氏虎慶氏與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

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

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媵以正反藩方元反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

之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

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音智又如字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

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胥午匿盈而飲其衆○飲於鳩反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樂盈對曰

得主而為之歿猶不歿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

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以晝入絳。獻子魏舒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

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卻為徵。屏薄

輕。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

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軍。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

中行氏。悼子。知瑩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知音智。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

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

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

執民柄。實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

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

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

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強其丈反。王鮒使宣子墨

縗冒經。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縗。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

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觀古喚反。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

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

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隋徒果。

反隊直類反。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劔，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

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已同心。初，斐

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

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

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

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

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歿之。鞅

用劔以帥卒。用劔。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逐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樂盈

之。曰。樂免之。歿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捨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

弦也。○射食亦反。中去聲。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櫟。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爲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

御宮恒申鮮虞之傳。欒爲右。申驅。次前軍。傳。欒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

秋齊侯伐衛先驅殺樂御王孫揮召楊爲右先驅前申驅成秩

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擊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擊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

為右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宰成御

襄罷師狼遽疏為右左翼曰啓罷音皮又音彼一皮買反肱商子車御侯朝桓

跳為右右翼曰肱肱起居反又音脅朝如字一直達反跳徒彫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

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車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

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

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

須無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

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之文。欲弑之以說晉

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

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

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隊

徒對反。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戍郟郟。取晉邑而守之。郟婢支反。

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少詩照反。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

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曼釐。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曼釐齊大夫。

釐力之反。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適下歷反。訪

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也公彌亦無適子公鉏悼子欲訪

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盞

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

爾乃止正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

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飲於煬反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

之酒樽既新復絜澡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

獻酬禮異而使從庶子之禮使與之齒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

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

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

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

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舍音捨故公

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任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惡烏路反季孫

愛之。愛其成已志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

留反好呼報反。羯居竭反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

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

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立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

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

羯立於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秩云。欲釋才故以

獨立于戶側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獨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

此荅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錫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

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

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

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

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

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辟婢亦反又甫亦反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

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

攻臧氏

見其有甲故

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闢以出奔邾

魯南城東門

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

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蛇音移

繼室以其姪

子

謂兄弟之子為姪

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

生紇長於公宮姜

氏愛之故立之

立為宣叔嗣

臧賈臧為出在鑄

還舅氏也

臧武仲自邾使

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大龜

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遠祖廟為祧○祧他周反

敢

告不弔

不為天所弔恤

紇之罪不及不祀

言應有後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請為

先人立後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

以納請

賈使為為已請

遂自為也

為自為請

臧孫如防

防臧孫邑

使來告曰紇非

能害也知不足也

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知音智

非敢私請

為其先人請也

苟守先

祀無廢二勳二勳仲宣叔敢不辭邑

據邑請後故孔

乃立臧為臧紇

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非敢私請，為其先苟守先

祀無廢二勳。

二勳文仲宣叔

敢不辟邑。

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乃立臧為臧紇。

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

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

臧孫曰：無辭。

廢長

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

命殺適立庶。

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

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謂譖公與季孟於晉。

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干亦犯也。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

椒乎？

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居音基，與音餘。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

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且子餘反。傷股而

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

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華，胡化反。還音旋。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

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

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

國益懼。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

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

國益懼齊侯歸遇祀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使弔之辭曰殖之故行威齊侯歸遇祀梁之妻於郊行逆喪

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

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

功之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

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

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

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

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春秋左傳卷七襄公 九 承襄堂

賀克
樂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無傳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鍼其廉反惡烏路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

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

未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興家穆叔曰以

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

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天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

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

言立上九謂不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

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

臧文仲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

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

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

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

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

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

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

長丁丈反

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賴恃用之

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沒沒沈滅之言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

德須令名以遠聞

德國家之基也

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樂樂並音洛。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女音汝。恕思

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

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

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

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晉為晉報侵。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

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彊如齊聘且請期。

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蘧啓彊如楚辭且乞師。

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

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以齊無字乞師故也

諸侯還救

鄭

夷儀諸侯

晉侯使張骼輔蹠致楚師求御于鄭

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

庚百反一古洛反蹠力狄反又音洛

鄭人卜宛射犬吉

射犬鄭公孫○射食亦反

子大叔戒之

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大叔音泰

對曰無有眾

寡其上一也

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部婁小阜

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又扶苟反婁路口反又力侯反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二子

張骼輔蹠幄帳也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

廣車兵車○後食音嗣

已皆乘

乘車

乘車安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轉衣裝○轉張戀反

近

不告而馳之

射夫恨故近不告而馳皆取胃於橐而胃入壘皆下搏人以

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近

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橐而入壘皆下搏人以

投收禽挾囚禽獲也○橐古毛反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

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

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欲與

共伐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

子曰不可。令尹遠子馮被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

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

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邾古洽反 穆叔如周

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

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

問焉。曰：故問降階何由。謂自降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

○ 讓子公反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

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

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

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知音智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反

公至自會。

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入夷儀
上經在下從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

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前年魯使君孟公

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不為寇害使民不嚴
欲得

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徒空也

春秋左傳

卷七 襄公

七

襄公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

歿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取也偃曰

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

郭偃之祖同姜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

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欸為中男故曰

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墮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

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

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屬而困名必原非所據而據身

必危既辱且危成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十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蒺藜也

則傷之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必原非所歸而歸名

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十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必原非所歸而歸名崔子曰嫫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嫫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

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閒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

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為崔子閒公伺公閒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

二十三年且音疽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

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

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

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

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

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于振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干讀曰犴振側拂反又

子俱反一音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郟師

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倮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

射食亦反中丁仲反隊直類反倮力侯反埋音因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

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說他活反申蒯侍漁者侍漁蓋取魚之官退謂

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帑音奴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

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馵蔑于平陰馵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

國士故其死難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

也與之皆死反死君崔氏殺馮蔑于平陰言莊公所養非

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

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

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將庸何歸將用

之義何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

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盧蒲癸奔晉王何奔

莒

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還音旋

丁丑。崔

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宮大公廟

曰。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乃歎。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歎。

辛巳。公與大夫及

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

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

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閭

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縛直轉反。

鮮

虞推而下之。下嬰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成不能成。而知匿。

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子莊公近臣鮮

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

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嬰曰崔慶其追我

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眾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

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

奔道廣眾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

士孫之里士孫入姓因名里歿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嬰喪車之飾諸侯六嬰○嬰所甲反不蹕

蹕止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

晉侯濟自泮泮關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

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使隰鉏請成慶封

春秋左傳卷之七襄公 大 承復堂

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

官。帥，所類反。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帥旅也。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

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使

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

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逆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宛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

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也。突，穿也。遂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當陳隧者非墮木刑也遂

入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也突穿遂

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

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歸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毋妻下之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毋以奔墓亦

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也故禁侵掠陳侯使

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音問注同使其眾

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繫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繫陟立反再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

所獲入數不將以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祓芳弗反又音廢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

趙武代范匄

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以重禮待諸侯

穆叔見

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止也○弭亡氏反

齊崔慶新得政

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令尹屈建

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

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

屈建子木

屈蕩為莫敖

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

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邲扶必反

舒鳩人卒叛

前年辭不叛

楚令

尹子木伐之及離城

離城舒鳩城

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

先至舒鳩

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

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

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

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師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

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

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陳。我克則進，奔則

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

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

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審喜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

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

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庸之神明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

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

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

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

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

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

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

晉因鄭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

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奔晉自

而人。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

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屬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辟，婢亦反。且昔天子之地

一圻，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衰初危反。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

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

也聚成穀澤使民不得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表

淳鹵淳鹵埴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規偃豬下濕

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牧隰臯隰臯水

為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量入

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兵徒

兵步卒甲楯之數使器械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門于巢攻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啓開我獲射之必殪殪

也○射食亦反殪於計反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

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掩往年

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

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

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

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

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也。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將可乎哉。

也。儀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將可乎哉？

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

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圍棋也。其何以完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

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

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左傳卷十七 終

春秋左傳卷十七 襄公 三



第六

卷之

三

春秋左傳卷十八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縣侯京兆杜預集解

皇明後學東吳葛藁較訂

襄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入城郊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在二十五年夷儀會○郊古洽反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泄盟秦伯車如晉泄盟伯車秦伯之弟

鍼也○鍼其廉反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未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衎雖未居位林甫專邑昔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澶市延反駁邦角反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痤才何反惡烏路反

晉人執衛甯喜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名行

人子員欲使答秦命員音云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

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

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

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寒裳也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

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

心競為忠而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

撫劍拂衣公義廢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辭不敬妘強命之敬妘獻公及

強其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妘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

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

在其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妘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

間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

在其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叔。止命以公命與。審喜言

曰。苟反政由審氏。祭則寡人。審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

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天下誰畜之。畜猶

容也。○畜許六反。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審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

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

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

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也。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

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審喜右宰穀伐

孫氏不克伯國傷

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

審子出舍於郊

欲奔

伯國

歿孫氏夜哭國人召審子審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

太子角

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益故

書曰審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審氏也

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

以邑屬晉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

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也

林父事剽而納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

之也

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大夫逆於竟者

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

頷搖其頭

言竹驕心易生竟音境頷戶感反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

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謂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問之

言竹輪心易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

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

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

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

出者有居者。出謂術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

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

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

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

臣復愬于晉。

鄭伯賞入陳之功

入陳在前年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

之服

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

先八邑

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先悉薦反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

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

且子

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

公固予之乃受

三邑

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知國讓

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召公為

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雲婁聞吳有備而還雲婁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雩婁今屬安豐郡

遂侵鄭五月

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

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麋九倫反頡戶結反

出與楚師戰

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

正於伯州犂

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

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

介弟也

介大也

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

子

上下手以道囚意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

戍怒抽戈逐王

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

印董父鄭大夫楚人

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

主作辭令

之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

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

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

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于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

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

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

失所也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

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音

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獻大夫秋七月齊侯

遺使女齊以先歸詩其後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

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共嘉

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反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

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大音泰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

取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

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

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

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

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

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眾言

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眾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

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

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民也伯有良霄良氏也

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騏也

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

也七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芮如鏡反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

妾取以入共姬宋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黃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

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

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

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狠。貌美而心狠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也。惡，烏路反。

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

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

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夫音扶，女音汝。

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

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

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也。飲，口感反。而騁告公也。騁，馳也。曰：大子將為

春秋左傳 卷八 襄公 七 承復堂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

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弃也。則皆曰：固聞之。

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

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灌，呼端反。過期，乃縊

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

馬者。步馬，習馬。○亨，普彭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

？余胡弗知？閨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

為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

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闔，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請衛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

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

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

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

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

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

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

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

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謂夫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

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瘁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

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

賞而憚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為之加

命為天下國所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

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

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

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

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

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

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

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

春秋左傳 襄公 九 襄堂

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麗力馳反，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

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郤，晉邑。許大反。又超

六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

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

蒐，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陳直覲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

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

降戶。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

年，楚人討陳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反亦

故殺令尹子辛。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爲謀主，扞禦北

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王，扞禦北

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

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鄆才多

反又子旦反。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若

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陳直觀反。若塞井

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

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二穆之兵。○行戶郎反，又音衡。

春秋左傳 襄公 十 承襲堂

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吾乃四萃於其

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也。夷傷

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燔子潛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

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

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

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

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曰師。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恚一瞞反曰師

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

月楚子伐鄭許為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還快也夫小

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

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

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隋其城南里鄭邑○說音悅隋許規反涉於樂氏

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汝

水南歸○縣音玄汜音凡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

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卓於晉乎。辭不失舊。卓，大也。傳言周尊。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

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

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也。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水。以登其城。克而

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又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

有大雨。自其窞。窞人。兩故水。介于其廬。而介與。以登其城。克。而

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宜子。諸侯

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

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

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

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弑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一月傳曰辰在申再大閏若是十一月則為一失閏故知經誤

冬十月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

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

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

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

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鄙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

爲已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鄘音容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

也祇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勿與音預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

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

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

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爲明年石惡奔傳○衣於

既反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鱗實使之納君遂出

天子鮮曰逐我者出謂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鱗實使之使審喜遂出

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

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

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誓自

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練裳縷細而希非

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臣弗

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

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也。贊，佐也。君其命

之，乃使文子爲卿。文子，大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

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

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

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

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

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

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

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

之事○難之乃旦反下同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

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

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

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

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

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五 襄公

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

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駟人實反。傳，陟戀反。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

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王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

奩、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

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

急，可左迴。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入宋東門。伯

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

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

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

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

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二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

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

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單音丹踣蒲井反若合諸侯之卿以

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

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

春秋左傳襄公 卷八 襄公 七 襄公

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

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

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

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公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救之。既而齊

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與音預。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

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

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

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之氏反。非

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狎更

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

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

者。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

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

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

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

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

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

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泄盟。重結晉楚之好。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

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子，忡勅忠反。降，戶江反。又如字。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

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

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趙孟曰：牀第之言，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鶉順倫反。賁音奔。

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實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閭，門限，使

人制其君淫亂鴟鵂之不善義取人之無長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

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

成之。比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

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

遇適我。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

願兮。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

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

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春秋左傳 卷八 襄公 七 襄堂

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

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

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

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番傳。稔而甚反。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

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胡江反。印氏其次也。樂而

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

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

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

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

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

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在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

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之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

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

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

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

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

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之言告癸癸普結反盧蒲癸曰彼

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

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

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閭人駕寺人御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

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

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

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

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

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癸復命於

崔子且御而歸之嬰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

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楚遠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

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

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

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質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

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

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

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

夏衛石惡出奔晉。

審喜之黨書名惡之。○惡之烏路反。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羯居謁反。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者市志反。

十有一月公如楚。



春秋左傳

卷八

三

元愷堂

為宋之盟
故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
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梓慎魯大夫今
年鄭游吉宋向

戊言之明年饑
甚傳乃詳其事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歲星也星紀在丑斗
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

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
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
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

蛇乘龍。

蛇玄
武之

宿虛危之星龍歲星也木也木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
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東方東方房

以有時當陰不堪陽時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

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

心為宋角亢為鄭故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枵耗星在其中

以龍為宋鄭之星

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

虛民

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

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

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已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

志雖不與盟敢判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

春秋左傳

卷之襄公

三

襄公

襄公

襄公

襄公

五年○重直龍反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

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碯七略反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

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

廷于况反後同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

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

而不父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三十年蔡世

國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

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

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

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駟入實反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

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

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

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今執事有命曰女

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

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

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

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  震下坤 之頤  震下艮

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 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謂欲得鄭朝 而棄其本 不修德 復歸無

所是謂迷復 失道已遠又無所歸 能無凶乎君其狂也送葬而歸以快楚

心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

吾乃休吾民矣 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裨竈鄭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旅客處也

五音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禘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不能復為害禘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禘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

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

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

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

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

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刑法

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也

人無怠於德也。怠懈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

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

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

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耆市志反。則以

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癸家。數日國遷

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

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妻七計反。慶舍之士

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

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

謂盧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

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

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癸言王何而反之

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養人竊更

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養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

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

蒲葵鶩音木去起呂反洎其器反蒲葵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怒告葵

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

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二
取襄堂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

子車齊大夫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

所能也

佐子車名

陳文子謂桓子

桓子文子之子無字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

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

文子曰可慎守也

已

善其不志於貨財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

龜兆

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

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季慶封

示之兆

曰死奉龜而泣

無字泣

乃使歸慶嗣聞之

嗣慶封之族

曰禍將作矣謂

子家速歸

子家慶封子

禍作必於嘗

嘗秋祭

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

無悛志

悛改寤也

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子息慶嗣

陳無字濟水而

我舟發梁我舟發梁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出言我必不

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費費屋棟○刺七亦反費亡耕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言其多九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巢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

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吐活反一如字慶封歸遇

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

克反陳于嶽嶽里名○陳直觀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

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

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汜芳劔反穆子不

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說音悅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

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未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聚其族焉

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

慶封、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襄未也、宋聚其族焉

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

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

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

二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邾

殿，其鄙六十。邾，殿齊別都，以邾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邾蒲對反，殿多薦反，亦如字。弗受。子尾曰：

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

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媮。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

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也。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嬰于北

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

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

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柩其柩

反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執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柩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著丁略反。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

反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糾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誦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著丁略反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

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滎陽死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廷音旺勞力報反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

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

阿言薄行潦之蘋藻言賤寘諸宗室薦宗廟李蘭尸之敬也言取

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

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

春秋左傳 卷八 襄公 天 取 襄 堂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

其後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

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鷺公遂行從昭伯謀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

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際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

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卷十八 終

春秋左傳卷十九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縣侯京兆杜預集解

皇明後學東吳葛蘊較訂

襄公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曾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四同盟衎苦且反

閹弑吳子餘祭

閹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祭側界反。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羯居謁反。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曾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歿札以六月到曾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傳

齊高止出犇北燕

止高厚之子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

以不朝正楚人使公親禭諸侯有遣使贈禭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禭音遂

公患之穆叔

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

先使巫被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被音弗

乃使巫

以桃茆先被殯。

茆音穰。○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垂域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

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

邾敖康王子熊麋也。○邾古洽反。

王子圍為

令尹。

圍康王弟。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

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弑邾敖起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以自益。

使公冶問。

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

璽

書追而與之。

璽印也。

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敢告。公冶致使而還。

致季氏使命。○使所吏反。

及舍而後聞取卞。

發書乃聞之。

公

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公問公冶曰。祇音支。

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下而欺我。言叛益疏我。○祇音支。公問公冶曰

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

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

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微。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

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

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

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歿。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不書。曾不書。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

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詩小雅監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監音古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早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

言以刀明近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

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是以得鄭國

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

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

民之望也

民亦望君為善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

司城氏貸而不書

施而不得

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得掌國政

民之歸

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升降隨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治理其地修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大叔不書不親事知音智大叔音泰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文子衛大叔儀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

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

周宗諸姬也夏肄杞

肄餘也屏城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

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言王者

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云猶旋旋歸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

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女音汝

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

容專

專自是也

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

速及禍也

侈將以其力斃

力盡而自斃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止出犇燕

昭二十年華定出犇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謝曾為杞城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酬賓

射

者三耦

二人為耦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

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鄭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與微公臣不

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鄩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

三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

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

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

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

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

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

書魯朝聘

府無虛月

無月不受魯貢

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

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

賤其用夷禮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歿乎

不得

以壽歿說音悅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

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

請觀

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

曰美哉

美其聲

始基之矣

周南召南王化之基

猶未也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

怨矣

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

為之歌邶鄘衛

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二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

二監之地故三國

曰美哉

邶鄘衛也古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三監之地故三國
盡被康叔之化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淵深也亡國之

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
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
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

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亂平王東遷王政
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
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
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
為之歌鄭
詩第七
曰美哉其

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美其有治政之音譏
為之歌齊

詩第八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其煩碎知不能久
為之歌齊
泱泱弘大之聲○泱
表東海者

其大公乎
大公封齊為
國未可量也
言其或
為之歌豳
詩第十

之舊國在新
平漆縣東北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蕩乎蕩然
也樂而不

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樂音岳

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

遷而受其故地故曰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泂

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泂泂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

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泂扶弓反又敷劔反又音凡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

憂深思遠情發於聲○思息嗣反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郇以下無譏焉郇第十三曹第十四

言天子聞此一國歌不復譏為之歌小雅樂歌之常曰美哉

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鄒古外反。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

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猶也。

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

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

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

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偏。謙退。○偏。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

淫。淫過。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

德弘。大。廣而不宣。顯不自。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

不底。守之以道。○底音抵。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方。

之氣謂八音克諧節有度守有序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

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象削南籥者也皆文王之樂○籥音朔曰美

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濩音護又戶郭反曰聖人之弘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

德非禹其誰能修之盡力清見舞韶箛者舜樂○箛音簫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疇履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蔭

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

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

也問秦詩謂之夏聲謂頌曰五音和風平皆其也問秦詩謂之夏聲謂頌曰五音和風平皆其也問秦詩謂之夏聲謂頌曰五音和風平皆其也

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

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歸納

之公。○說音悅下皆同。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歇也。歌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

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

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縞，古老反。謂子產曰：鄭之

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後謂伯有。適衛，說遽瑗。遽，伯玉。○瑗，于眷反。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鮒。史魚。○鮒音秋。公子荆

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

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猶

也天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

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危言至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

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

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薑子尾竈子惟放者宥之

以遠○蕪乙未出書日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

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

豎高止子為于偽反

十月庚寅闔丘嬰帥

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

還邑於君

齊人立敬仲之曾

孫黈

敬仲高侯也黈於顯反侯音奚

良敬仲也

良猶賢也

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

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

黑子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也伯有曰世行也

言女世為行人女音汝

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

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禪諶，鄭大夫。詩

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

後能紓。紓，解也。○長，丁丈反。解音蟹。然明曰：政將焉往？禪諶曰：善之代不善

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擇

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魄。子產驅除。子西

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

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音皮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音班

五月甲午。宋災。

天火曰災。

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佖夫。

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王子瑕奔晉。

不言出奔周無外。

春秋左傳

卷七襄公

十一

左傳卷七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

鄭良霄出犇許。自許入于鄭。

者酒荒淫。書名罪之。不言復入。獨還無兵。

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無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澶淵。宋然反。

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瀆市然反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卽位穆叔問

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爲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

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圍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

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蕩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

皆知其將爲亂故穆叔問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

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

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狠也○子皙愎皮力反

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此為

年秋良霄
出奔傳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輿，衆也。城祀在
往年。○食音似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
其年曰：臣小人

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
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史走問諸朝

皆不知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
故問之是

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

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
取長狄名。○鹹音咸史趙曰：

有二人首六身。史趙晉大夫，亥字二畫在下，二如身。是其日數

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

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

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

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也。由用使吾子辱在泥

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

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宮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

尉。以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

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

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

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

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也。終子產言有子禰也。○為于僞反。

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

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單音善。聞其歎而言曰：

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烏乎本又作嗚呼，音同。人以告王，且曰：必殺之。

不感而願大，視矜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

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

圍焉。遂成愆。成愆，愆也。○為于委反。愆，愆也。平時，音止。又音愆。五月。

圍焉遂成愆成愆焉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時五月

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奔晉

括廖不書態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

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大音泰曰禧禧出出禧禧熱也出出戒伯姬○禧許其反鳥鳴

于亳社社殷如曰禧禧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

茂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

時年六十左右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不可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

後。大子甲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

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

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

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

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

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

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

伯有汰侈故不免。二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子產就直助疆時。

伯有汰侈故不免

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

人謂子產就直助疆

時

子皙直

子產曰豈為我徒

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

國之禍難誰知所做或

主疆直難乃不生

言能疆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難乃且反下同

姑成吾所

欲以無所附著為所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歿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

不與於國謀力豔反

印段從之

義子

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

子皮曰夫子禮於歿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

子石入

子石印段

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

大宮

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

師之梁鄭城門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

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濟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

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晉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

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效於羊肆羊肆市外子產

穢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

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

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

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

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

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於復鄭大夫

子驩之卒也子驩公孫黹卒在將葬公孫揮與禪寵晨會事焉

子嶠之卒也。子嶠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嶠音矯。將葬。公孫揮與禪竈晨會事焉。

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

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降婁全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

明○降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

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

在姬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姬子須反訾音茲。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

皆死。僕展鄭大。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

之會。在二年。鄭樂成犇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

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為馬

師子代羽頡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蔣掩二十五而取其室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

子必不免無字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

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

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

十三年楚蒍靈王傳○去起呂反艾魚廢反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佗音沲鄭罕虎虎子皮及小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

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

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

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

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

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戍為正

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已之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

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偏近大國。族大

寵多，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

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

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

事何為獨賂之言人為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

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要一遙反何愛於邑邑將焉往

言猶在國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言賂以邑言賂以邑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欲為和順欲為和順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

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

請大史請大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

也惡其作亂使次已位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

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

部。○分扶運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

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其

有罪而斃踏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卷眷勉反。曰唯君用鮮

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

犇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

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喪法。故畜藏。○褚音主畜音蓄。取我田疇而伍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並叶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歿，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不書葬未成君

巳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諾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

孟將歿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

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鞍趙朔已歿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

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歿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

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

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

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

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

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與

孟孫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

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

師往問齊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

書不成伐工僕灑消竈孔虺賈寅出犇莒四子嬰之黨○僕力

○說如字 領出羣公子為昭十一年樂高之本

領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

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

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以與御人

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

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禚。齊諡禚，昭公名，禚禚。

直由反。穆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

鈞擇賢義鈞則上。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調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

子。言子野非適嗣。○適子歷反。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

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

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必祕反。衰七雷反。於是昭

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

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歿

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歿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

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滿也。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

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閭闔，閭，門也。闔，戶且反。閭，獲耕反。

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

之，其何以其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也。毀垣之命。其音恭，匄，古害反。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

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

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

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間音閉暴步卜反下同。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

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

室甲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

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庠音婢亦音甲觀古亂反。圻人以時填館宮室。圻人塗者填塗也。○圻音烏。

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夜也。○行下孟

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

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

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邪無寧寧也。

不里... 亦不... 燥溼... 今銅... 之宮... 數里... 而諸

其不知而恤其不足... 歸無惡學當復... 有善惡形無學當復也

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丁兮反。而諸

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近。又有牆垣之限。○近

側百反。盜賊公行而天譴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

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

所止之宜。雖君之有曾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

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

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羸音盈。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

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春秋左傳卷之七 襄公 三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

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釋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

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比音毗。去起呂反。既立展輿。立以爲世。

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

弑之。乃立。展輿立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爲明年齊吳傳。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

臣書弑。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通路也。通吳晉趙。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

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

闍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祭側界反。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

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

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

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公佗。宋之盟故也。

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

辭心廷于况反勞力報反

文子入聘

報印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

客逆文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

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

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

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秀公孫揮能知

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

善為辭令禪謹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

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禪謹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大...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

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乘去聲

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

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謫息○朝直遙反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

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慮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

也道通不如小決使道也以為已然明曰蔑

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

實賴之。景雖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

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

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

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

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厭於甲反。又於輒反。下同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

入以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而使學者數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色之重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也貫羽百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

身也我遠而慢之也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

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

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

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

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

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

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

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

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言君臣上下父

選數也。鮮息淺反。

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

曰威儀棟棟不可選也選數也風棟棟富而閉也言君臣上下父

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

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

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

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

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

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

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

水火正專 卷之七襄公 三三

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樂音洛
又音岳



春秋文選卷十九 終

卷之九



上海圖書館藏
1955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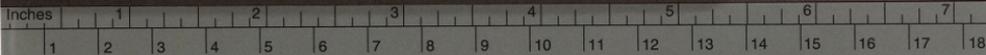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0404

一九 年 月 日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